

拎着柳条箱去上学

汪树明

现在的大学生报到,密码箱是标配。少则上百,多则上千。而我上高中时,带的是母亲手编的柳条箱。

1979年秋,我到公社读高中,因学校离家远需要住校。开学前,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只装粮的小布袋,两个装咸菜的玻璃瓶,一张小细席和一床薄被子。邻居邵大婶看过母亲为我准备的东西说:“汪大婶,你得给孩子备个箱子,孩子好放放衣物。”邵大婶的儿子也在公社高中读书,我看过他上学的箱子,紫红的,亮得能照得见人影,四角还用铜皮包着,上面挂着把铜锁。母亲听后为难了,家里唯一一只箱子,是她陪嫁的,去年就被三哥刷上了白漆,用红漆写上冰棒二字,成了冰棒箱,绑上自行车后包袱架上,一个夏天,拖着它天天早出晚归,走村穿户。母亲再看看家中也没有多余的木材,几棵楝树,那是留着准备给大哥二哥结婚时打床用的,不可能为我上学去请木匠锯了打箱子的。我也为自己没箱子显得闷闷不乐。

两日后,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四子(我乳名),妈为你编个箱子。”我半信半疑,还有点不情愿,可想想总比没有的好。

母亲是柳编高手,左邻右舍常找母亲编织菜篮子。那时塑料制品还没有,柳制品在乡下是绝对霸主地位,从厨房用的漏勺,到身背割草挑菜的草篓,再到幼儿坐的摇篮,运输用的车筐、车簸箕,乃至囤粮用的囤根匾,无一不是柳编的。

母亲为我编柳条箱,选的是上好的杞柳。杞柳长相俊美,绵软细长,剥了皮晒干的杞柳条呈银白色,是柳条中的“贵族”,大都用来编制精致的篮子、工艺品等。趁着中午放工时间,母亲带上镰刀,推上手推车,去地边河沟,精挑细选割来两捆粗如筷子的杞柳。回来时,我清楚地看到她手上和脸上有两三处红肿的起来的扁片。不用说,那是杞柳叶上的洋辣子辣的。杞柳上的洋辣子,碰到皮肤上,如针刺的痛,用马齿菜捣碎涂抹,就能消肿止痛,但母亲顾不得这些,找来用两把锄子,绑住做成夹子打起了柳皮。她麻利地将一根根杞柳条放进夹子里,脚踏住锄头,一手压锄柄,一手拉柳条,将杞柳皮挤压撕裂开来。我再用筷子做成的夹子,将杞柳皮扯去。看到叶子上的洋辣,我小心地用筷子夹住,放在地上,用鞋底狠劲地将其碾死。

午后的树荫下,母亲将饭桌挪到一边,找来一张小芦席,赤着脚,开始编织柳条箱。之所以赤脚在芦席上编,她是怕弄脏了箱子。编织柳条箱远比编织篮子费神。编织篮子时,一根根柳条看似张狂支棱的,可在母亲的手中却变得温顺乖巧,像猫儿的尾巴一样在她怀中、手指间摆动。不到半天时间,一只篮子就成形了。可第一次编柳箱,母亲就像学生第一次遇到未教过的数学题,她在席子上排好柳条,迟迟未动手编织,手在席子上比划着,心里盘算着要多大的底,从何下手。终于,她拿起了四根柳

条,头尾颠倒排在一起,继而重复上面的动作,四四一十六,交叉着,互压着,形成了井字形。打到转角处,她把柳条沾湿点水,在手中慢慢在转着,让其弯处如麻花。半天下来,一只箱子的雏形出现在母亲的怀中。经过两个半天,一只漂亮的柳条箱编织成了。父亲找来牛皮把四角包了,还自制了铁搭扣,买了小锁。

开学前一天,我报到注册后,拎着柳条箱找到宿舍。进了宿舍,扫视一下,看到同学床头摆着的有的是上了漆的,红的紫的;有的没上漆的,新的旧的,都是木箱子,唯有我的是柳条箱,白得刺眼,鸡立鹤群,顿时有了丑小鸭的感觉,头一下子低了下来,为自己难过起来。没想到,同学们见了我的箱子,都稀奇地围了上来,摸着光滑的箱子,低头闻闻,夸张地说,好香啊!好漂亮啊!追问我在哪儿买的。看到同学们羡慕的眼光,我也一下子神气起来:“这可买不着的,是我妈妈给我编的。”更稀奇的事在后面,同时放进的面饼,他们的面饼长毛了,而我的吃起来还是新鲜着。原来,柳箱透气,就像家里篮子,保鲜性能自然好。同学们发现这个秘密后,把我的柳条箱当成了他们的食物储藏室,我也因此成了宿舍好人。

多年后,同学相聚,提起高中那段生活,我的柳条箱总会成为他们的热门话题。

和秋天的风做朋友

梅 春

我想和秋天的风做朋友，
在金黄的稻田边漫步游走。
它轻轻拂过谷穗，
像诗人温柔的手。

我们一起穿过枫树林，
枫叶如火般飘落肩头。
它为我讲述岁月的故事，
那些关于离别与守候。

秋风伴我来到溪边，
水面泛起丝丝哀愁。
它吹走落叶的彷徨，
让它们随波逐流。

我们登上高高的山丘，
眺望远方的云卷云舒。
它在我耳边呢喃，
说要带着梦想远游。

秋天的风啊，我的朋友，
愿你永远自由，无拘无束。
在每一个清冷的夜，
陪我细数星辰的闪烁。

当第一片雪花飘落，
别为离别而忧愁。
因为来年的秋，
我们会再次聚首。

初秋的唤醒

李成炎

在夏末的余温中沉睡，
梦的边缘模糊而疲惫。

初秋,像一位温柔的使者，
轻拂过寂静的心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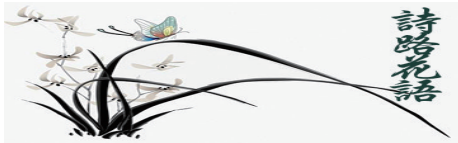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片泛黄的树叶飘落，
触动了心灵深处的弦索。
微凉的风,带着远方的消息，
在耳畔低语着创作的邀约。

那澄澈如镜的蓝天，
是灵感的源泉在涌动。
洁白的云朵,如梦的棉团，
编织着诗意的脉络。

草丛间,蛐蛐儿的吟唱，
似夜曲的前奏轻轻奏响。
晶莹的露珠,凝结着希望，
在晨光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。

初秋的色彩,是调色板上的新绘，
金黄与深绿交织,热烈且深邃。
我从沉睡中缓缓觉醒，
执起笔,书写这季节的妩媚。

让灵魂在诗意中飞翔，
穿越时光的苍茫。
初秋,你是我新生的力量，
是我心灵绽放的开场。



天高云淡 张成林 摄

偷酸枣

葛 鑫

的蜂巢,那可一定要躲远,惹了这些家伙那可要吃苦头了。

南山上的酸枣陪伴了我的童年。那时候瓜果稀缺,酸枣的酸甜滋味格外让人稀罕。遇上好年景,酸枣结得十分稠密,压弯了枝枝杈杈。调皮的孩子怎能按捺住偷酸枣的欲望?

为了那美妙的滋味,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,我们要偷到酸枣,最关键的是要躲过看山的鲍爷。我们通常会安排个年纪小的躲在树丛后面放哨,遇到情况就报信。

有一次,我们正搞得起劲,突然,放哨的小伙伴一声:“鲍爷来了!”我们便撒开脚丫子,四散跑去。隐约还听到身后鲍爷上气不接下气的骂声。鲍爷是村里的五保户,无儿无女,六、七十岁的年纪,古铜色的脸庞,腿有点瘸,人干瘦,老的少的都喊他鲍爷。他人老腿瘸的,哪能追得上我们,每次我们得逞后,都笑得前仰后合的。

那时的山,不像现在长满了各种果树。那时除了野生的酸枣树,也就是有些老百姓在开垦出的狭窄的梯田里种的山豆角和南瓜,那些个大家都有,也不稀罕。真不明白鲍爷看山的意义是什么?

但鲍爷不仅看山,还看得格外认真。有一次,轮到我去放哨,我猫着腰蹲在屋子后面,刚躲

好,就被鲍爷抓了个正着。我人小身子轻,鲍爷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起来。小伙伴们都吓得四散开去,没有人救我。鲍爷提着我进到他看山的小屋。我想,这下完了,鲍爷肯定要把我送公安局去了。没曾想,鲍爷竟从一个盆里抓了一把红中泛着黄的酸枣给我,说:“女孩子家,摘酸枣多危险,一头栽下去,满脸不被尅针扎花花了?以后还怎么找婆家?”我低着头,不敢抬眼看鲍爷。鲍爷又抓了把酸枣放在我的口袋里。然后拿出半截粉笔在地上画了个字,问我:“女学生,这个字认识不?”我看了看地上的字,摇了摇头。鲍爷说:“这个字念棘,酸枣树在古代被称作棘,披荆斩棘,荆是荆棘,棘就是酸枣树。你看你们为了吃个酸枣,还要披荆斩棘,值得吗?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没想到鲍爷还懂这些。

后来渐渐长大,读了更多书,懂得了披荆斩棘的意义,也知道了小小的酸枣树的品质和内涵。几十年过去,南山上种满了各种果树,却鲜有孩子再覬觎山上的野果,山上的酸枣树却依旧声声不息。

满山的酸枣缀满了枝头,也缀在了我的心头。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弥散在童年里,浸润着干涸的心灵。

温柔的秋天

管淑平

秋天悄然而至,带着她特有的温柔和明媚,为大地披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外衣。她不像春天那样娇艳欲滴,也不像夏天那样热情如火,更不像冬天那样冷峻肃穆。秋天,是低调素朴的,眼见着,庄稼一天天成熟,草木一天天变黄,世界一点点地安静下来,就连灼灼暑热随着秋天的到来,也不声不响地削减了。清爽的秋天,是人间最美的秋天。

秋天的风是温柔的。她轻轻拂过面庞,如同母亲的手在抚摸。她带走了夏日的酷热,送来了一丝丝清凉。树叶在秋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,像一群欢快的精灵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。秋风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,那是桂花的香气,沁人心脾,让人陶醉其中。

秋天的雨是浪漫的。她不像春雨那样缠绵悱恻,也不像夏雨那样猛烈奔放。秋雨是一种静谧的美,她悄无声息地降临,为大地带来一份清新和宁静。雨丝细细的,如牛毛,如花针,如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。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,宛如仙境一般。近处的小草在雨滴的滋润下更显翠绿,生机勃勃。偶尔,一阵风吹过,雨丝飘洒在脸上,凉凉的,痒痒的,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浪漫和温馨。

秋天的阳光是明媚的。她不像夏日的阳光那样炽热耀眼,也不像冬日的阳光那样苍白无力。秋天的阳光是一种柔和的光,她洒在大地上,为万物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外衣。田野里的稻谷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,闪烁着金光。果园里的果实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饱满诱人,让人垂涎欲滴。此时的阳光,仿佛一位慈祥的老奶奶,用她那温暖的光芒照耀着世间万物,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和幸福。

秋天的色彩是斑斓的。她不像春天那样五彩缤纷,也不像冬天那样单调乏味。秋天的色彩是一种成熟的美,她用她那丰富的色调为大地绘制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枫叶如火,银杏如金,梧桐如翠,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野花,把大地装点得如诗如画。此时的秋天,仿佛一位画家,用她那神奇的画笔在大地上挥洒自如,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美丽和浪漫。

秋天,是温柔的,是浪漫的,是明媚的,是色彩斑斓的。她用她那宽厚的胸怀拥抱着整个世界,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和幸福。在这个美丽的秋天,让我们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忙碌和琐事,闲暇之余,走进大自然,去感受秋天的温柔和浪漫,去欣赏秋天的明媚和色彩斑斓,去体验那份成熟和收获的喜悦吧!

秋天的旅程

寇俊杰

秋天的旅程是从立秋开始的。虽然“上午立了秋,下午把扇丢”,但有时天气还热过盛夏,“秋老虎”时常出没,这时的气温是波浪形的,所以刚开始的旅程还是要小心为好,不管什么情况下,提高警惕总是没错的,就像我每次出门,母亲总要我多带些钱,“宽备窄用,万钱少不够花了呢?”成了她不变的临行嘱托。

处暑算是一个关口。“秋老虎”是只打了续命针的老虎,或者说是纸老虎,外强中干,蹦跶到这儿就彻底寿终正寝了。这时,我们就推开了天高云淡、清爽怡人的秋天的大门,丰收的景象立刻映入眼帘。在蓝天白云下,行走在秋天的大地上,玉米棒大腰粗,谷子压弯茎秆,高粱穗红似火,花生挣裂地面……虽然还没有收获到家,但农民已做好了储藏的准备。一路风景一路歌,路是丰收路,歌是幸福歌。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白露是最适宜思乡的节气。登高可以望远,望月可以思亲,此时不管是远足,还是郊游,都是最佳时期,如能探亲访友,了却一桩心愿,想必是最好的安排。一路有脚下晶莹的露珠相伴,至清至洁,那不就是亲友间最为纯真的亲情和友情吗?

秋分是秋天的标靶,它不但平分了秋天,还平分了昼夜,它是公平的,公平到有多少努力,就有多少收获。此时是大地兑现承诺的时候,《荀子·修身》上说:“路虽远,行则将至;事虽难,做则必成。”土地不骗人,脚步也不会骗人,秋分时节气温正好,风景正美,桂花、海棠、早菊、牵牛花、一串红……正是盛开的时候,这时的花园一点儿也不比春天逊色。

寒露到了,天气开始转凉,尽管此时人们的外出会逐渐减少,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谁又能阻挡得了四季的更迭呢?该添衣时添衣,该运动时运动,人只要活着,就不要停下脚步,这一点应该向冬小麦学习,此时的冬小麦不是已经种下,开始了它一生的旅程了吗?此时菊花也做好怒放准备,麦子和菊花都是弱小的,但它们却在寒冷到来的时候或踏上征途,或努力开出心中最美的花。

“火烧寒涧松为烬,霜降春林花委地。遭时荣悴一时间,岂是昭昭上天意?”叶落霜降,是准备过冬的时候了,人生就是一片叶子,叶落花枯是必然规律,没有必要悲哀,谁能说叶子的降落,不是又一次生命旅程的开始呢?它是在地底下积攒萌发的希望啊!

秋处露秋寒霜降,弯直凹平短且长。秋天是坚强者的旅程,一路上的激情与冷静、豪迈与憧憬,会让所有热爱生命的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和威力。

